

詩集傳名物鈔

三



詩集傳名物鈔

(三)

許謙撰

詩集傳名物鈔卷第五

小雅二

傳○鄭氏詩譜。小雅十六篇爲正雅。六月之後謂之變雅。○釋文。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語錄。問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所繫者小。大雅所繫者大。呦呦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問變雅。曰。亦只是變用他腔調。○又曰。大雅氣象宏闊。小雅所陳各止一事。○又問。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東遷之後。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恐是孔子刪詩時降之。曰。亦是他當時如此。當初在豐鎬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洛邑時。其詩爲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又曰。雅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他裏面說得儘有道理。好子細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大槩。○別彼列反。朝音潮。釐音僖。說音悅。齊側皆反。

鹿鳴。
正小一。燕享賓客。

經

鹿見野之有萃。而呦呦和聲。呼其羣以共食。以興君有酒食。召集嘉賓而共饗也。燕享之意全在此興中。故下文祇見作樂奉幣耳。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冀之之辭也。二章承上章而言。德音者有

德之言。卽示我之周行也。旣足以示民使不偷薄。則君子所當取則而倣倣之。君子凡有位者也。○德音。邶谷風訓爲美譽。幽狼跋云。猶令聞此德音。孔昭是言。其平日德音素甚明也。故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當則倣矣。如此則與上章意不相蒙。上章則求以言語示周行。此章則欲以德行威儀示法。則愚恐二說皆通。讀者擇之。

詩記燕禮有親疏之義。有尊卑之別。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莫有不備。而我有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平而化之。不曰德音。孔昭示民不悖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倣者。不亦君子乎。別必列反。長知丈反。少式召反。

此又與前二說不同。記于此以備慎思。蓋傳意以嘉賓平日美譽足以示人。詩記以燕禮足以示人。愚則說以旅語之善言足以示人。各有攸當。

又曰。式燕以敖。言其禮之從容也。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傳○一章。爾雅。蕭蕭。注。今名蕭蒿。疏。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詩緝。萃有二種。爾雅。萃。萍其大者。蘋。水生之萃也。又云。萃。蕭蕭。陸生之萃。卽鹿所食是也。蕭音賴。脆七歲反。○使去聲。○瑟見周南關雎。○樂書。萬物成乎艮。則始作而施生。故其音匏中而爲笙。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汝陽之篠。列管匏中。而施簧管端。有長短之制。法象鳳凰。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其長四尺。大者十九簧。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小者十三管。謂之和。以大者倡。則小者和也。○簧見王君

子陽陽傳。○箋。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疏。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饗禮亡而聘禮注云。致享以酬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而所用幣無正文。不過束帛乘馬而已。此諸侯酬大夫禮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不必用束帛乘馬。聘禮注又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謂以琥璜將幣以送爵。琥以繡。璜以黼。此則饗之酬幣。天子食之。侑幣無文。飲食乘並去聲。○疏。鄉射記。古者於旅也。語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是飲酒至旅。酬之禮。而語先王之道也。○分扶問反。○緇衣。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注疏。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人以私小恩惠相問遺。不歸依道德。如此者。君子之人。不用留意於此等之人。不受其惠也。故文王燕羣臣。惟欲以正道示我。不以褻瀆邪辟之物相遺也。○二章。蔽去刀反。疏。荆楚之間。謂蒿爲蔽。○疏。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古同作視字。後世視物示人之字異。由是經傳中二字多相雜亂。○三章。疏。蒼生澤中下地。醵處。牛馬亦喜食之。○題下。學記。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注。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語錄。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肄羊至反。○本爲之爲于僞反。食之之食音嗣。樂之樂而之樂音洛。夫音扶。

四牡。小二勞使臣。

經○三章。初見唐鵠羽。

章各五句。一章二章五章賦也。自爲一體。上二句爲一節。下三句爲一節。第二句第五句用韻。其命辭用意皆同。三章四章興也。亦自爲一體。上三句爲一節。下二句爲一節。第二句第三句五句用韻。命辭用意亦同。一篇之中。賦興既異體。其文又自各爲一體也。

詩記。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子金子。卒章獨言將母者。父丈夫也。猶能自養。婦人非子不能自養。此尤人之情也。

傳○一章。詩記。說文。袁海爲鹽。煮池爲鹽。故安邑之出爲鹽。鹽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此勞臣之勞。郎到反。勞使出使之使去聲。分去聲。情思之思去聲。○二章。嘒嘒。毛氏。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李氏。今之駱馬。最耐勞苦。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李氏。不遑啓處。大意爲不暇居處之義。○三章。傳。騅當作佳。爾雅作佳。其夫。不方。于反。不方。浮反。又如字。爾雅作鵠。鵠音同。詩緝。一鳥十四名。騅也。佳其也。鵠也。祝鵠也。鳩也。鵠也。鵠也。楚鵠也。鵠也。荆鵠也。乳鵠也。鵠也。鵠也。鵠也。鵠音浮。鵠音昆。鵠音皇。鵠音汾。鵠音朔。鵠音役。鵠音葵。○養釋文。以上反。○四章。枸櫞音苟。記。詩緝。卽枸杞。本草又名仙人杖。西王母杖。其根名地骨。其莖幹三五尺作叢。春作

羹茹微苦。○卒章使去聲。勞去聲。○題下魯語。叔孫穆子名豹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拜。樂三曰。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左氏傳在襄四年。○勞使皆去聲。本爲之爲去聲。

皇皇者華。正三遣使臣。

經○左氏傳。襄四年。穆叔即叔孫豹。

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

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魯語。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臣聞之。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二傳注。皆謂咨之於忠信之人。解頤新語。咨者訪其事也。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體量之意。詢有究問之意。○二章。駒見陳株林傳。○三章。騏見秦小戎。○四章。駉見四牡傳。

傳○一章之使如字。餘皆去聲。下同。○三章。忍釋文音刃。李氏如絲調直也。○五章。爾雅注疏。陰淺黑色。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名駉。今謂之泥驄。○題下本爲之爲去聲。夫音扶。常棣。小四燕兄弟。周公。

經○三章。詩記。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意。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詩緝。脊令行則搖在原。是其行時也。行而在原。則搖其身。首尾相應。如兄弟急難相救也。

一章。毛以爲常棣之華。鄂然外發之時。豈不韡韡而光明。鄭以爲常棣之華。其鄂拊韡韡然光明。

疏以爲毛以衆華俱發而光明。興兄弟衆多而和睦。鄭以華喻兄。鄂喻弟。相覆而光明。猶相順而榮顯。愚案毛以韓韓者在華。鄭以韓韓者在鄂。味經詞氣。毛說爲長。以華鄂分比兄弟。雖似差勝。然但作無義興。不必如疏家所言。毛意亦可也。拊與跗同。○後三章。謂雖有陳列籩豆之盛。而飲酒醉飽。必兄弟具在。然後能和樂相慕。謂與人燕樂。必得兄弟而後和。雖妻子好合。如琴瑟。必兄弟皆翕合。然後和樂可久。豈惟他人。至於妻子之親。苟不好愛於兄弟。則亦不能久也。欲宜室家。樂妻孥。非厚於兄弟。皆不可也。試究之圖之。其信然乎。蓋人於同氣不能厚。是猶薄於親也。人而不知厚其親。而乃厚於妻子及他人。是所謂不知本。此心違於理者遠矣。違於理者遠。則其感召亦有悖於理者及於身矣。雖妻子其能保乎。

傳○一章。爾雅。唐棣。棣。常棣。棣。李氏。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則所謂移。此常棣。與采薇言維常之華。則所謂棣。詩記。今玉李也。華。鄂。相承甚力。○二章。惡鳥故反。關鳥還反。射音石。盾食準反。○東漢郡國志。河南尹中牟有管城。故管叔邑。河內郡山陽有蔡城。蔡叔邑。通典。管城縣屬鄭州。與中牟縣鄰。山陽卽懷州脩武縣。尙書孔傳。蔡叔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今案郡國志所言。卽圻內之蔡也。○三章。疏。脊令。雀屬。大如鸚鵡。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詩緝。雪姑也。○爲去聲。分扶問反。孫音遜。難去聲。五章同。○四章。務釋文如字。讀者又音侮。此從左傳及外傳文。傳亦曰春秋傳作侮。罔甫反。

愚案此字。陸氏朱子皆作去上二音讀。○狠胡戀反。○六章。鑿於豔反。○卒章。帑釋文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帑字。○題下。幾音機。復扶又反。

伐木。

小五

燕朋友故舊。

經○語錄。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一章。詩記。興之兼賦比者也。

○詩記。詩人多有相因之辭。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友聲。謂應聲。○語錄。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三章。乾古寒反。

○詩緝。此言無酒。設言之耳。一詩之內。凡言我。皆燕朋友者自我也。

梁惠王

傳○一章。好呼報反。○二章。淮南子道應訓。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施。王以示翟煎曰。善可行乎。煎

曰。不可。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辨。邪余遮反。○去起呂反。○毛氏以筐曰醴。以藪曰湑。疏。筐竹器也。藪草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用草者用茅也。左傳。包茅縮酒。藪素口反。漉音鹿。○語錄。古人縮酒用茅。非謂祭時以縮酌求神也。禮記。特牲篇。縮酌用茅。注。謂漉之以茅縮去滓也。此詩下章注云。湑舊之也。釋文。謂以茅漉之。去其糟也。如今人或以器。或以布帛去酒滓。然想古人不肯用布帛。故用茅。漉子禮反。舊與縮同。○爾雅注。俗呼五月羔爲黔。○殺所界反。樂音洛。下章同。○三章。餼。說文。乾食。徐鍇。今人謂乾飯爲餼。

天保。小六·正六·下報上。

經○本義此詩文意重複以見愛其上深至如此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爲言○語錄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一章詩記除有消去之義所稟之薄者雖小福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福祉之來不問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卒章家說月弦日升言其始盛南山之壽言其久盛也

前三章言受福于天後三章言受福于祖單厚多益戩穀乃受福于天之實吉蠲孝饗爲受福于祖之實蓋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使其氣質清明好善全德而爲受福之基故單厚多益戩穀皆言俾爾既有此德則福之至有不期然而然者庶則言歸之者衆也第三第六兩章皆言得福之厚無窮蓋兩結受福于天與祖之意各有所指也君子誠以格天孝以事祖故有此效人而能盡誠孝之道則其德莫可尙矣人臣祝其君容有大於此者乎

傳○三章長知丈反卒章同○四章諏遵須將侯二反謀也○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詩疏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自殷以上則禴禴嘗烝至周公則去夏禴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日祠○前編曰路史以稷生釐爾釐爾生叔均史記謂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而路史又謂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矣世本云公劉慶節皇僕差弗僞榆史記作毀喻公非辟方史記缺辟方皇甫氏謂公非字辟方者非是高圉侯牟史記缺侯牟皇甫氏謂高圉字者非亞圉雲

都。史記缺。雲都皇甫氏謂亞國字者非。漢書表云亞圍弟。

太公組紺。

史記作公叔祖類。皇甫氏云。公祖一名組紺。世表作祖類。

諸。史記缺。路。史記太公。賈父。

追王太子金子。案

世本自不啻鞠公劉至季歷已十七世。史記拘於十五王文始平之之數。遂謂后稷之子爲不啻。曾孫爲公劉。前既缺代。又自公非已後缺四世不書。皇甫氏不得其說。遂以四世爲字。而組紺又自有四名。獨索隱覺其非而不明辨。路史已明辨而不斷十五王之說。今案國語十五王。蓋自公劉數至文王爾。音切見周南一。

傳言公叔祖類。據史記而言之也。然則自叔均以下。不啻以上。不知其名。所祭者不知幾代。今皆不可考矣。

采薇。

小七七

遣戍役。

經○語錄。首章略言征夫之出。蓋以玁狁不可不征。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寧處。至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蓋不復念其家矣。至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欲成其戰伐之功也。卒章。則其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而念之也。○三章。疚居又反。

采薇以下三詩。雖曰遣戍勞還。而專主於玁狁。蓋非汎言也。抑當是之時。有玁狁連西戎爲中國之患。命將出師。或周公作此詩而遣勞之。故能深知其情而極道之。而且勸之以義如此。後凡出

師則皆以此歌之也。

傳○一章薇見召南草蟲○獾狁北狄也。史記唐虞以上有山戎獾狁葷粥。戰國後爲匈奴。注堯曰葷粥。周曰獾狁。葷許云反。粥余六反。獾與獾同。

古者席地跪與坐無大異。大率皆雙膝著地。直其身則爲跪。安其身則爲坐。啓居卽跪坐也。舍始野反。風福鳳反。愾口概反。怒也。左氏傳敵王所愾。復扶又反。中音仲。○三章剛謂薇老而堅也。十月爲陽。爾雅文也。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者。鄭氏說也。扶陽抑陰。固聖人之意。陰旣極矣。而名其月爲陽。果能扶陽乎。不然。則是以虛言而欲奪造化之實。以誑世也。必不然矣。夫陰陽消息。自微而著。皆有其漸。一陽之生。至子半而成。其肇基乃在亥半。則小雪之時。正六陽之極。陽絕於上而回於下之幾也。因是而名十月爲陽。正闡幽之意。則其義豈不著明矣乎。四章將帥並去聲。五章同。○五章語錄問小人所腓。傳腓猶芘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案易咸傳。腓足肚。行則先動。足又舉之。非如腓之自動。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爲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爲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芘之云得之。生民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爲芘。若施於此語。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也。答曰。此非大義所繫。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版本已定。只於補脫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也。○戴侗六書故。腓脛後肉。腓腸也。小人所腓。言小人卒徒

隨車如腓也。行音杭。弮師交反。弓末也。○疏。魚獸皮爲弓。韃矢服。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則毛復如故。韃居言反。弓衣也。○難去聲。○六章。爾雅注疏。蒲柳生澤中。可以爲箭。左傳。董澤之蒲。

出車。

正八。勞還率。

經○二章。子金子。僕夫況瘁。謂我憂心。已自悄悄。僕夫況又勞瘁。○四章。黍稷見王黍離。○子金子。載訓初亦可。夏小正。寒日滌凍塗。○五章。上六句。與召南草蟲同。○卒章。繫見召南采芣。

一章受命而出。二章臨事戒懼。三章奮揚威武。皆主於出而言也。四章敍其歸期。五章室家之望。六章振旅凱旋。皆主於歸而言也。

傳○一章。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注疏。邑國都也。界各十里。而異其名。○勞郎到反。還音旋。率與帥同。語去聲。難乃旦反。○二章。龜蛇曰旐。鳥隼曰旟。及下交龍爲旂。皆周禮司常文。注。龜蛇象其扞難避害。鳥隼象其勇捷。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疏。龜有甲能扞難。蛇見人避之。是避害。鷹隼能擊。故云勇鳥。飛疾。故云捷。又大司馬諸侯載旂。郊野載旐。百官載旟。今案傳意。以曲禮師行之法爲解。則不用周禮意也。○旟。又見鄘干旄。○茲。箋。或作滋。意同。滋益也。○幟。昌志式志二反。○子金子。出師以喪禮處之。士泣涕。蓋必死也。惟必死。是以能勝。○四章。語錄。問簡書二說。曰。後說爲長。當以後說在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鄰國。○五章。將帥

並去聲。○與平聲。○采薇箋。昆夷。西戎也。疏。西方曰戎。夷是總名。○卒章。倉庚見周南葛覃。秋杜。正九。勞還役。

經○詩緝。此詩四章。皆不言戍役來歸之事。唯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爲何如也。所以慰勞之。○一章。秋杜見唐秋杜。○三章。杞。詩緝。枸櫞也。見四牡。

一章言冬未歸。二章言至春將莫亦未歸。三章言春已莫而未歸。四章言所期俱過而將歸也。

傳○一章。勞去聲。還音旋。○三章。罷音皮。○四章。灼龜曰卜。揲著曰筮。揲實葉反。著升脂反。○繇直又反。著龜之辭也。○題下。將帥勞並去聲。

南陔。正十。笙詩。異。

右鹿鳴之什。

白華。正十一。笙詩。異。

華黍。正十二。笙詩。異。

魚麗。正十三。燕饗通用。異。

經○二章。魴見周南汝墳。○三章。鯉見陳衡門。

傳○一章。埤雅。鱸今黃揚魚。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鱸。性沈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黑點文。常沙中行。亦於沙中乳子。又曰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螫人。螫音適。○解下賣反。鮑徒何反。○二章。詩緝。毛

氏以鱧爲鯛。本草云：鱧一名鯛。今黑鯉魚。道家以爲厭者也。郭璞云：鱧鯛。山陰陸氏云：鱧今玄鯉。與蛇通氣。是郭璞陸氏皆同。毛說以鱧爲今之烏鯉魚也。今不從。舍人云：鱧名鮪。陸璣云：鱧鮪也。似鯉。頰狹而厚。是舍人與陸璣皆以鱧爲鮪魚也。今從之。鯛同童二音。鱧音禮。鮪戶板反。○三章詩：緝毛氏及前儒皆以鮪釋鱧。惟郭璞以鱧鮪各爲一魚。鱧今偃額白魚也。鮪別名鯢。本草：鯢一名鮪。一名鯢。是鮪鮪鯢爲一魚。不言是鱧。見郭璞與本草合。毛傳質略。當言似鮪耳。鮪乃兼反。鯢大計反。鮪音啼。又延知在私二反。○五章詩記：旨卽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六章詩記：有卽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皆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爲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題下閒音諫。

由庚小十四

正小十四十四

笙詩異

南有嘉魚小十五正小十五十五 燕饗通用。

傳○一章釋文：罩字有張教竹卓兩音。樂字音洛。協句五教反。今宜俱讀作入聲。不必協韻。○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嘉魚鱗似鱖魚。埤雅：嘉魚。鯉質鱖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穴口向丙故也。鱖才損反。義見豳九罭。○簠助角反。爾雅疏：今楚簠也。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荆。故謂之楚簠。重直容反。○二章箋：櫟者。今之櫟。罟爾雅作翼。並側交反。櫟力弔力條二反。○四章：雖見四牡。

崇丘小十六正十六笙詩異。

南山有臺小十七正十七燕饗通用異。

經○上一截初曰邦家之基。以其本而言。次曰邦家之光。則發而有光華矣。又次言民之父母。則以其效言也。其下則祝其壽而已。眉壽固壽矣。髮白而復黃。面梨而浮垢。又老之甚者也。下一截前兩章祝其壽。就君子之身而言。次兩章曰德音不已而茂。則以及於人者言之。末則又言保艾其後。又非一時也。此詩雖各以兩木起興。易韻成文。而其言亦有敘也。

傳○一章。夫音符道音導。○二章。楊見秦車鄰。○三章。陸璣杞一名苟骨。山木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爲函及檢板。其子爲木蠹。可合藥。○四章。栲栳見唐山有樞。○五章。枳諸氏反。陸璣。枸木本從南方來。其木能令酒薄。若以爲屋柱。一室之內。酒皆少味。語錄。枸是機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甘而解酒毒。○著直略反。楸音秋。

由儀小十八正十八笙詩異。

蓼蕭小十九正十九燕諸侯異。

經○三章。詩記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天生烝民。不可以無統。故立之君以主之。其始蓋自下而推之也。德化足以服乎一方者。故共推以爲一方之主。而萬方之主。又共推其德之至盛。足以服乎天下者一人。以爲天下之共尊。而取法焉。聖聖相繼。於是制爲典禮。定其等衰。上下相維。無

相偃僭。然天子雖爲天下之共戴。而其用禮。乃與其臣非有大相遼絕之勢。蓋遠則踈而近則親。踈則離而親則合。故天子之禮用十有二。而上公之禮用九。君臣相去之間特三命爾。所以三公坐而論道。更相可否。堯庭之都俞吁咈。虞庭之賡歌。君臣之間。雍雍和樂。而敬愛之心。未嘗不存乎其中。三代聖君。蓋莫不由是道也。觀宴樂羣臣之諸詩可見矣。至於蓼蕭之詩。尤見卑孫樂易。直猶賓主相敵。慶幸之辭。安有一毫自尊陵下之意。其曰見君子而我心寫燕笑語。是以有譽處。固備其謙接之語。至曰爲龍爲光。則又其卑孫之極者也。上之人禮容揖孫乃如此。而爲下者所以承順悅服。又當如何邪。豈弟之氣象。盈於朝廷。被於天下。其化安得不至於比屋可封哉。自秦始皇尙氣勢而不知德義。又自尊而卑人。務使君臣之禮懸絕如天地。然後上下之情離。而亂臣賊子奸名犯分者愈衆矣。衰初危反。偃彼卽反。孫易並去聲。○此詩後三章下兩句。皆言諸侯。唯首章下句言已。

傳○一章詩緝。毛云。蕭蒿也。釋草。蕭萩。郭璞云。卽蒿也。陸璣。蕭今人所謂萩蒿。或謂之牛尾蒿。似白蒿。葦蘼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熬之爲香者也。○朝音潮。○二章。蕃音煩。○三章。易以歧反。○左氏傳。宣二年。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事在僖四年。驪呂支反。詛莊助反。○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左氏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鍼其廉反。蓋鍼。桓公之子。景公之弟也。桓公愛之。是以富至千乘。史記謂富而